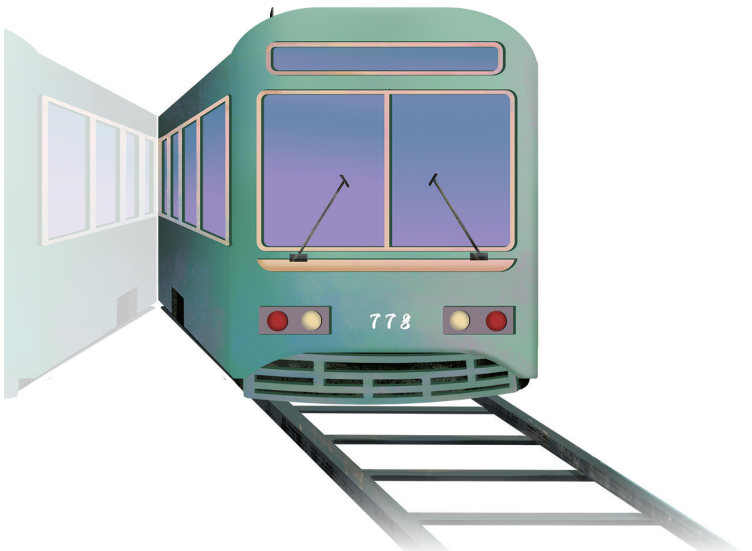


本期推荐 陈强辉

铁轨 卧在车轮上



它走向了我未曾预料的那一道。

列车停稳，我来到了目的地。在西北边陲小镇遇见了他，他将我带进房间，告诉我躺在床上的他母亲，她死了。我被他要求大哭一场。童年时凶狠的眼神再现，使我的泪水如滂沱的雨。泪水止泻时我看到了他放下正对着我的手机。ipone 6s，它记录下了刚才那一幕。他与我还离，我重新来到了空气为黄沙的大街。所有的房子都一样，我进不了之前的小屋，没有归途，出奇的渴。类似于饭店的小屋，我走了进去。眼睛看见有盛水的缸，飘漂浮其上。我没有喝，我大叫了主人。无人应答，厅堂的角落被开了一扇门，大世界空空的虚幻。我看到了基地，挖掘机，如蚂蚁般的人群，锤子击落了钉子。我走出了门。没有喝水，唇裂了。

小镇被我走到了末端。我看见了加油站，无人的废墟。悬停在空气中的管道，在出油，流动的液体对我有无穷的诱惑。但我没有喝。

难怪做这样一个梦，我干咽了喉咙。拿起桌子上的大瓶农夫山泉，它已经经了我27个小时，要见底。恰好我不久要到站。列车减速，它就要到达一个站台，在到达之前，它要选择靠近站台的铁轨。在进行众多铁轨的选择时，它所选择的都不是我所料想的，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如果旅程是这样就好了，现在我来重新定义这个词，与青春时候所想的背道而驰。坏就坏在我知道我的终点在何处，就像我知道希望是骗人的东西，如遥远的星辰，那时候我可不是这么想，那时候我还年轻，觉得什么事都有可能。而不是，希望得到的结果，出租车玻璃窗外的世界。

还不如做梦，我想到之前的梦，梦里所出现的都让我惊叹。梦是生活唯一的乐趣，在梦里我依然能够回到青春的街道，即使它热得不像话。我闭上刚睁开的眼睛，想要把自己重新置于那座小镇。但无济于事。我睁开闭上的眼睛，窗外景物飞过。如果还年轻，我会告诉我自己，这次旅游的终点就是梦里的小镇，相差无毫，未知荒谬程度甚至更甚。现在我已经不会这么想了，我知道它是一段铁路的终点，铁路带来了商品和世俗，带来了有限和LED。

车到站。我闭上眼睛，之前的梦余味消散，现在我脑子空空。我意识到这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旅程，刚踏上火车时我对自己多么地感动啊。绿皮火车，28个小时硬座，去西北小城，租个房子，生活一段时间。这是我们之间的诺言，我们多久没有再见面了？我们多久没有联系了？她还记得你吗？你还记得她吗？这两个问题我都不能回答。有时候，我甚至不能记起她的样子，但我依然记得这个承诺。这让我觉得我忘不了她。于是我读完一本小说后也不能睡着的夜晚决定了这次外出，我，故事里的男主角，决定一个人去实现这个承诺。27个小时过去，我觉得我就是个十足的蠢货。买车票之前，我已经从网

陈强辉，江西余干人，工学硕士，现在东源县工作，1996年生，有作品见于《作品》《草原》，曾获“今古传奇杯”小说月奖。

品鉴录

回不去的乡愁总藏在游子的内心深处 ——浅评四位河源作家的散文

■邹晋开

随着4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城乡变迁，现在的游子都常说：“乡愁已回不去了。”但在作家们的笔下，回不去的乡愁总藏在游子的内心深处。

从2021年6月22日起，《河源日报》在“万绿湖”副刊开辟了“河源文学新状态”专栏，至去年11月14日，已发表了四位作家的散文，通读一遍后便有了本文开头的由衷感慨。这四位作家的散文都涉及到乡愁，当然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有韵味，但对乡愁的记忆与回忆、理解与感受，却饱含共鸣。

—

燕葩的《炊烟易冷》，娓娓道来，适合慢品。

炊烟本来是有温度的，甚至带着一种炽热，但作者却说“易冷”。“易冷”的原因何在？作者用属于自己的文字风格开始了叙述——

“太阳懒洋洋地挂在了天上，阳台的百合含苞待放。来不及多看几眼，我匆匆忙忙洗漱完毕，潦草地吃了个早餐，提上昨晚打包好的饭盒，像个亡命之徒似的奔向地铁站。”

“深圳人走路是一路小跑的，挤地铁是蜂拥而至的。来深圳有一段时间了，我依旧适应不了这种后面有老虎追一般的感受的生活方式。但是没有办法，既然来了这座城市就只能努力跟上它的步伐，哪怕是被推着向前，趑趄趑趄，走得异常艰难，也要继续。”

写故土的炊烟，却从大都市开笔，以深圳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与工作状态起端，“易冷”便有了渐行渐远的由头，也引出了“炊烟”愈来愈“冷”的感觉。

“通往写字楼的这一百米的距离，多少充斥着人间烟火味。”这一笔看似毫不经意，却巧妙地引出了“烟火味”，已触碰到“炊烟”的源头。“路的右边是一排高大的树，树下是绿油油的草地。阳光下，草木葳蕤，草地上还有个巨大的石头。我常常想假如把我家的老黄牛牵过来吃草，它一定可以把牛肚子撑得鼓鼓胀胀的，而我就可以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看书或者看日落。这样村姑的想法让我有时会哑然失笑，深圳这样繁华的地方是让我来放牛的吗？抱歉，我只是想到了那被现代化隔离了的诚实而宽厚的土地，想到了那愈来愈遥不可及的朴素的田园生活。”多么自然的衔接，多么调皮的描写，多么天真的联想，多么从容的叙述……看似闲笔，其实是不可或缺的，闲笔不闲，闲笔有其匠心。

接下来，作者便从四个部分阐释“易冷”的“炊烟”，写的都是作者所眷恋的“诚实而宽厚的土地”与“那愈来愈遥不可及的朴素的田园生活”及“易冷”的“炊烟”。

“炊烟”是离家的乡村孩子连通故乡的线，缠缠绵绵，从乡村绕到城市，从白云深处绕到耸立楼林，丝丝缕缕，萦绕在心头，无法解，也不想解。似乎只有这样缠绕着，才可以证明自己是眷恋故乡的人，是个不曾背叛故乡的人。”这根“线”，也许有近有远，也许有长有短，也许颜色单一，也许五颜六色，但都连着你，连着他（她），连着我，连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这根“线”既连着过去，也连着今天，还连着未来；这根“线”，连着黄河，连着长江，连着泰山，连着南海；这根“线”，连着每一个五洲赤子、四海游子的云海与思念，真如作者所说：“无法解，也不想解”，即无解！无解的乡愁，才是真正的乡愁，绵久悠长的乡愁！

作者所讲述的，都是发生在一个叫“花树下”的小山村的人和事。这人，不多，作者与家人；这事，不大，作者与家人平常生活与日常劳作中的小事、寻常事。可这人这事，却是山村老百姓时复一时、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和七情六欲……

“土地里的花生苗绿了，水田里的稻花香了，老树下的黄牛哞哞叫了，白毛的鹅仰着脖子上岸了，扛着锄头的阿爸归家了，屋子里的孩子哭了笑了……”山里人的日子就这么朴素、安详，就这么平凡、踏实，岁月就这么“滚滚流淌”，不舍昼夜。

作者“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懂事”，担负起“照顾灶台”的艰巨任务，那是因为我看我的祖母曾挑着柴草在弯弯绕绕的小路上一歌再歌；看见身怀六甲的母亲和一把柴草一齐滚落在回家必经的小河里；看见父亲因为木柴被邻人没收时一脸垂头丧气……”乡村的孩子早当家，由此可见一斑。从小就与“炊烟”

为伴，并在“炊烟”的熏陶中长大成人……作者小时候上山扒松针、捡枯枝，每每“摔得鼻青脸肿”“累得喘气”，但每当作者“站在山顶看着村落里的炊烟袅袅升起……”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气，依旧是心疼我的家人，还有那么小的自己”。乡村的孩子早熟，从小就懂得祖祖辈辈的艰辛，知道自己的不易。

“只是想让炊烟升起，不再火死灶冷”的祖母和母亲；“只是想将木材挑到镇上换点粮食，好安慰我那虚空的胃”的父亲；父亲的腰板曾经像一棵高大挺拔的松树，却“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些驼背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些老态了”“我是女孩子，力气小，砍柴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些为难”“我们家的穷是祖传的”“住的房子是和叔伯家借来的，穷得灰头土脸。花树下人潜意识里觉得祖父是“嫁”走了的，所以都不承认我们是花树下人。我们在冷眼中苟活，常常有一种次等人的卑微感”“小孩子也会看菜下碟，他们约好不和我一起玩，他们嫌我穿得破旧，嫌我晒得黑不溜秋丑不拉几，嫌我总是反应迟钝慢半拍。谁家的东西不见了他们首先想到我，合伙审问我，拳打脚踢把我揍得嗷嗷叫。这些不那么美好的记忆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常常怀疑‘人之初，性本善’是错的”“一个下午，我那堆满松针的柴房门被扒拉开，几个孩子拿着蛇皮袋兴致勃勃地装松针”“悲愤交加的我愤而挥动竹竿伤人，对家方找上门来讨说法，反被自己的父亲训斥”，并“抡起棍子揍”一顿，“穷人家的孩子错不起啊”……这些苦，这些甜，这些艰难，这些委屈，都与“炊烟”息息相关，都与“乡愁”挥之不去，都在作者的字里行间如泣如诉……

作者在第三部分详略有序地叙述了长大离开“花树下”后的经历与感受——十年时间，几经辗转，最后落脚大都市深圳。“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改善了，工作方式变了，仿佛一切都和过去不一样。回过头来才发现，其实还是换了个地方干活，换了个地方吃饭，换了个地方睡觉。只是我们的嘴好像越来越刁了，总觉得水没有故乡的水好喝，饭没有故乡的香醇，菜也没有故乡的可口……”这时候，又开始怀念故乡的炊烟了。那些我坐在棠梨树上望得泪眼蒙眬的炊烟，那悄然飞走又在我无尽的孤独中冉冉升起的炊烟，那是房屋升起来的云，是村庄的息声和呼吸。”这是作者的真实记忆，真切感受，真情流露、真诚叙述，真挚情怀、真挚描述。

作者以全家回到“花树下”再次点燃“炊烟”结束全文。“我们把做好的饭菜端到天井，父亲对着天空喊：‘回来吃饭了，这么久没生火，不要见怪啊。’孩子们出门在外不容易，保佑他们顺利顺利，好多抽点时间回来做饭。”这是客家人的一种民俗，旨在表达对先祖的敬仰与感恩。

“那时，蓝天很蓝白云很白，小鸟飞过丛林，花朵上的露珠儿倒映着小妹妹的笑……”回想起来，那些贫穷、狭隘又温情脉脉的生活让我一生受益匪浅。”那个我发誓再不回去的故乡，真的回不去了”“那永远的炊烟，冷冷地落在了遥远的地方……”

读罢《炊烟易冷》，同是客家人的我，同是远离故土的我，一抹乡愁便油然而生，一缕思绪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霍山脚下、横径小溪、陈旧老屋中、袅袅炊烟里。

《炊烟易冷》的不足在于有些地方的描写有点拉杂，将“乡愁”中“愁”淡化一些，可能更佳。

二

骆海娟的《一幅安静的画，永远静止在时光的变幻中》，节奏偏快，宜在畅读。《悠悠故乡情》《杏花春雨龙川》《清茶慢饮》，三题分开叙述，凝聚一缕故乡情。

《悠悠故乡情》，写作者的小故乡，即出生地、养育地。作者以春节回大山乡下探亲的所见所闻所想，纵情地抒发自己对故乡的向往、怀念与赞美——

还在“出发的路上”，就一路都幻想着“自己的故乡应当别来无恙，应当一如当年，在安静地等待我的归来”。“近乡情更怯”，是贬居岭南龙州的唐代宗室之间逃归时即将到乡时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故乡等我归，是现代路海娟想早点到家激动而又喜悦的心情。两者的生活年代虽然相隔了千余年，但对故乡的情愫是一样的。“那原本的大山虽然经过了前些日子霜雪的浸染，却没有被侵害的痕迹，

仍然青绿着、茂盛着。道路两边的青山夹道相迎，我内心已不断涌起感激的浪花。那是我少年时经常劳作的大山，家里的柴火是这大山上砍的，四月酸溜溜的野果是这大山上采摘的，五六月的时候，满山的野花也是这大山里奉献给我的，到了八九月的时候，甜蜜的乌黑的捻子挂满了小枝条，等待着嘴馋的我。”作者年少时在大山里生活的点点滴滴，虽经岁月的梳理而依然历历在目、浮现在心，就像清澈的小溪，一往情深地流淌着……

弯弯的乡间小路，将作者引领到一处坍塌的房子面前：“儿时居住的几间瓦房还在”，却“坍塌了大半”“每个房间的木门已不知去向”“像个掉光牙的老人”，屋后“几棵老树掉了叶子，像老屋一样，认不出它们原来的样子”。“实在很难想象，这样的房子里曾经装下了我所有的童年生活，那时父母尚年轻，永远都在为了收获更多的粮食在田地里忙碌着，鸡鸭在屋檐前叫着吃食，我的兄弟姐妹们则在屋檐下做着各种家务。”历史的变迁，人间的沧桑，可见一斑。

曾经在上小学放学时“打滑摔上几跤”的小路没变，“路边仍是青翠的竹子”。在每一个游子的脑海深处，儿时的印象都是最深刻的，也是最难忘的，甚至成了终生记忆。

在“可望处屹立着”的霍山，“像一幅安静的画，永远静止在时光的变幻中”。霍山号称广东“七大名山”，被誉为“客家人的圣山”，作者的老屋龙川可见霍山，已将霍山幻化成了一幅“安静的画”，永远定格在自己的脑海里，沉静在自己的思念中。生命有多长，这种定格就有多久，这种思念就有多长。

“那陪伴整个童年的奔腾不息的韩江河，正在改造整治中。”作者寄予她新的希望，“能恢复儿时的场景，春天可以播种，秋天得以收获”。

“那平坦宽阔的田野，以前能养活周围几个村庄的人，现在却已全部荒芜。”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多个春秋，山里的年轻人、中年人纷纷“洗脚上岸”，走出大山，走出乡村，走出土地，奔赴各大城市务工谋生、创业成功，甚至连小孩也已随父母进城上学，村中只有留守留守老人及儿童，肥沃的田野已荒芜。这既是改革开放的喜人变化，又是一种隐忧，不知要到何时才能让田野回归到原来的模样……

“那村口等待所有游子归来的大榕树依然茂盛，保持着最初的样子。”如今的乡村早已物是人非，“乡愁真的回不去了”。

但不论历史如何变迁，岁月怎么沧桑，“在中国，无论是富贵还是平凡，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相同的愿望，那就是可以依偎在故乡的田野上，找回童年的安然美好。”

“悠悠天宇美，暖暖故乡魂；明年芳草绿，游子归不归？归不归？”至此，文章戛然而止，却给读者留下长久的思念，乃至拷问！

是啊，“许多人们认为只有藏有金矿的大山才是宝贵的，却不知这贫瘠的土地仍然蕴藏着许多富足的东西，它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是从这里出生长大又走出的人们来说，是存在于记忆中最为宝贵的财富，那是任何物质也不能取代的。”作者的这番感慨，是发自肺腑的。是啊，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自己的家乡，藏有金矿也好，一贫如洗也罢，对生于此、长于此、离于此的游子而言，都是“记忆中最为宝贵的财富，那是任何物质也不能取代的”。

《杏花春雨龙川》，写作者的大故乡，即工作地、成长地。作者就职于龙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一位公务员，亦是龙川县作家协会副主席，龙川便是她今生的工作地、成长地，自然格外眷恋龙川，十分热爱龙川，时常书写龙川，每每赞美龙川，但作者此文却没有大写龙川、全面抒写龙川，而是只小写一次“与春的约会”——赏杏花：

这一园杏花，在龙川境内的大山里。“我后悔去年访问这些杏花时没有记下园主的联系电话，担心着那杏花几时开，开了多少，我何时间去探访才不显得突兀？又怕迟了它们早已闹哄哄地收场，剩下一地的残红给我，如果真是这样，我又要怎么原谅自己，竟然无端端错过了它们一年只有一次的花开。”这是作者去赏花前的心理活动，有后悔，有疑问，有担心，有期待。

作者雨中自驾，“路是漫长的，时间是难挨的，我就像‘一个第一次约会心上的年轻女孩，一路上幻想甚多：如果它们如我所愿全部盛开，我应当

多么惊喜；如果它们还只是枯枝乱摆，花蕾被厚厚的外衣包裹着，那么我也不会觉得不满意而灰心丧气？”这是作者去赏花途中的遐想，带着殷殷的情感，切切的愿望，还有一丝遗憾。

到达杏园。“先是看见一树的玫红，在雨丝中无比安静地盛开着”“杏花大概有几十株，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半山坡与池塘边”“或是近山的空气更冷吧，山坡上的杏花几乎都没有盛开，而进园路边那几株，则开得正好。同样一个地方，方圆只有几百米差别竟如此大，让人想起同一个家里出生的孩子，个性区别甚大，你是跟这杏花一样？看来万事万物，尽管表象不一样，本质还是一样的。更有趣的是，在同样的半山坡上，红花没有盛开，而一株白色的杏花却自欣欣然地盛开了，那一瓣一瓣，洁白如雪，薄如蝉翼，白色花瓣上的纹路也是清晰可见。这些洁白的花瓣，一重重地堆叠在一起，那么密实，那么紧致，但这些花瓣却不会因为太挤而乱了秩序，也从没有一瓣花乱插队。反观现实中的人，在拥挤的地方很难有不插队的现象”“多少次在诗文中阅读到那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无数次想象这样的景色，可是诗词中的美远没有现实中那么美好。”“看啊，那么多密集的花朵分布在枝头，远远望去红色的花朵就是一片片红霞，那白色的就成了一片片雪”“书上常用‘杏花春雨江南’来形容春天的江南，而我却改了两字：杏花春雨龙川。这不是我自己乱改前人诗句，而是太惊喜于自己家乡也有这样诗意的景致，因为大爱、太喜欢”。这些文字，清新，隽永，既有实景描写，更有翩翩联想，亦有古诗意境的拓展，好一幅“杏花春雨龙川”图。

《清茶慢饮》，写作者的小去处，即交友地、休闲地。作者的日常交友地，消闲地应该有多处，但作者只选取了到一位友人之处品茶。

“友人居住的地方，室内几十年的风雨雨了。室外门窗、室内摆设皆露出旧日质朴的气息。抬眼望窗外，有长满绿叶的高大木棉，有开着洁白馨香花朵的玉兰，如今是炎夏夏日，这片绿荫刚好遮盖了部分强烈的光照。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此种善行，功在千秋。今日，我也是受此绿荫恩宠的客人。”作者先对友人的居住地作了一番素描，简洁而精美，细腻而深情。

“友人有一双清澈的眼睛，健谈，语言时露哲人之慧语。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用在友人身上，亦不离分毫。”这是对主人的素描，寥寥数语，主人的相貌、学识、气质便跃然纸上，非常亲切。

“据友人介绍，此茶为福建茶友所寄，普洱熟茶配新晾晒陈皮，本来此茶要放置几年味道才醇厚的，但忍不了新茶的诱惑，便让茶友寄了两盒，一盒用来现品，另一盒则用来收藏。友人说，我是第一个分享此茶的朋友。”这是对茶品的素描，新茶两盒，一盒收藏，一盒现品，而作者是一个分享此茶的朋友，可见主人的热情与无私，主人与朋友的真挚友情与待客之道。

“友人采用透明的玻璃茶具盛茶，让人能一眼望见那酒红的未带一点茶叶碎末的纯净的茶汁。一杯茶小心翼翼地被我双手端着，普洱熟茶与陈皮味相融合的袅袅雾气散发着茶香飘荡在鼻尖周围，继而钻入肺腑，此时此刻，茶未入喉心先醉。轻轻啜饮一口，舌尖味蕾感觉到的是茶若隐若现的青香，茶水在口中细细回味之际，又感觉到那青涩之中带有一点点甘甜，喝下去的时候很顺口。”主人盛茶的功夫很专业，作者品茶的态度很雅致，且能品出茶中三昧，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尽情的享受，自始至终渗透着友情的厚度，品尝着香茗的温度展示着品茶者的风度，阐释着休闲的纬度，蕴含着生活的态度。

出生地，养育地，工作地，成长地，交友地，休闲地，在作者轻快的笔法下，在畅快的叙述中，在欢快的节奏里，在优美的文字间，浓缩了作者几十个春秋的生活经历、工作见闻、真挚情感与人生感悟，读者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历史影子，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情结，引发了自己的一番感慨。这就是读者与作者的共鸣，这就是一篇好作品的魅力！

作者这三题，各有特色与意韵，当然也各有欠缺。《悠悠故乡情》欠了厚度，《杏花春雨龙川》题目偏大，《清茶慢饮》缺了茶道知识。若能各自完善，文则更佳，也更有意味。

下转 7版